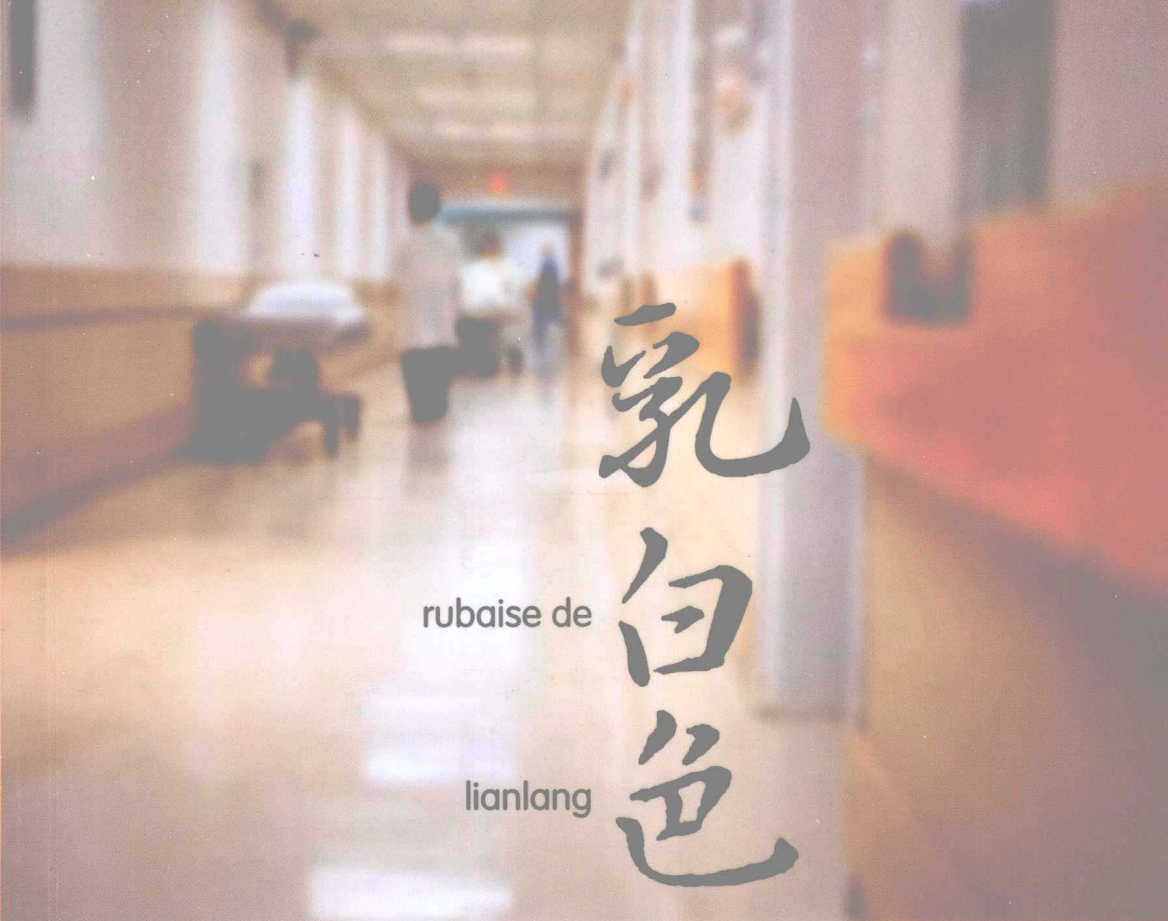




乳 白 色

rubaise de

lianlang

连廊的

周国春 著

医院里，把一座座楼房连接在一起的走廊叫连廊。医生、护士以及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在连廊中来来往往，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本书生动感人地再现了这些由亲情、友情、责任、义务联结在一起的人们齐心协力攻克肝癌的故事。

华夏出版社

周国春 著

rubaise de

lianlang

乳白色

连廊的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乳白色的连廊/周国春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080-4272-5

I. 乳…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524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670×970 1/16 开本 21.25 印张 362 千字 插页 1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引 子

梅林在找韩冰。在螺村插队时，她曾经结识了一些专家级的教授、医生，他们是到螺村来进行肝癌早期防治研究的医疗小分队的医生们，他们和赤脚医生韩冰等，在合作医疗站的瓦房里为她做了一台手术。手术中，韩冰还为她输了血，救了她一命。在她的血管里静静地流淌着韩冰的血……是的，韩冰也是知青……她和他相恋了……这段恋情延续了九年后却突然结束。她于是结婚了，有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女儿，她深深地爱着他们。但是，她珍视自己的初恋，认为初恋和婚恋都是宝贵的。她想见韩冰一面，问一问为什么会有突然结束，期盼给她的初恋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仅此而已。

她相信，只要韩冰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他确实确实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她就一定能够见到他。

后来，她的丈夫冯骁骐得了肝癌，于是，她和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亲属们一起踏上了医院里那道乳白色的连廊，在这里，除了当年在螺村结识的教授、医生，她又结识了肝癌及肝移植专家罗鼎，与肝癌及肝移植专家韩冰也取得了联系，看到了听到了也经历了那么多的故事。是的，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乳白色的连廊上。乳白色的连廊，那是生与死拥吻的一道连廊，是天使和世人相依的一道连廊，是人心与人心交融的一道连廊，这拥吻、相依和交融，又似乎是肉眼无法看到的。还是韩冰说得对，你看不到的存在，才更加神秘更加深刻更加奇巧更加使得你刻骨铭心；还有，正因为你的渺小，才使得你在人世间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疑问和感叹！

目 录

CONTENTS

- 引 子 /1
- 第 一 章 冯骁骐和罗鼎教授通话了 /1
- 第 二 章 直面人生 /18
- 第 三 章 从乐山大佛那里回来的人 /33
- 第 四 章 年三十 /51
- 第 五 章 心照不宣 /67
- 第 六 章 走进那座熟悉的院子 /84
- 第 七 章 螺村的回忆 /101
- 第 八 章 网上的韩冰 /119
- 第 九 章 罗鼎和他的病人 /137
- 第 十 章 诡秘的新朋友 /152

第十一章 父亲为儿子捐献肝脏 /171

第十二章 冯杯铃的出走 /190

第十三章 坦然面对 /208

第十四章 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 /228

第十五章 爸爸会哭了 /251

第十六章 细长的手指 /271

第十七章 回家 /295

第十八章 不了的结 /314



第一章

冯骁骐和罗鼎教授通话了

二〇〇三年的最后一天，是梅林的妹妹梅涛四十四岁的生日，也是骁骐和梅林结婚二十二周年的纪念日。骁骐在岳父家门口的香草餐厅定了包间，八口人把一张圆桌团团围住。

梅林的父亲梅霆宇是一位军队离休干部，已经八十八岁了，是个壮实的老人，喜欢挺直了腰板，迈着军人的步伐在院子里行走。看上去，他只有七十来岁的样子。尽管他说自己最不喜欢吃大餐，但是一家人团圆上餐馆吃上一顿饭，他是最喜欢的。你说矛盾吗？倒也不见得。人家上餐馆眼睛盯着大盘子小碟子，嘴巴不闲着，可是他却是眼睛四周围转，嘴巴大部分时间闭着。他不是来吃饭的，是来凑热闹的。他的晚饭时间固定在下午五点半，到餐馆来之前，他已经吃过了。他说，三代人能够围坐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啊。只是，在老人的心底，有一份深沉的思念。每每在一家人聚会的时候，他的眷恋他的遗憾会在他内心的最底层如烟云一般缭绕。是啊，老人家的伴侣走了三十多年了，他痴痴迷迷到如今，守着自己的两个女儿，这是他深深爱过的人留给他的骨血，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的思念和爱恋的最终归属。尤其是梅涛，长得非常像她的妈妈，鼓起来的额头，一双会说话的亮眼睛，笑起来腮帮子和嘴唇一起欢乐地抖动，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和她的妈妈是那样相似。看到她，老人就如同见到年轻时的妻子。所以，他和这个可爱的小女儿住在一起。而且，梅涛和她的妈妈一样，也是医生。老人身边守着一位医生，这就意味着他生命的航船有人为之护航，这条船的行程会很长很长。

事实就是这样。

十六年前他患心肌梗塞，是小女儿深夜跟着救护车护送他到了军队的七三七医院。当时，情况危急，副主任医师郑书风亲自收下了病人，做了处理以后，轻声说：“大面积心梗，希望不大了。”是的，他在前两天刚刚送走了一位同样病情的老人。

梅涛则斩钉截铁地说：“不对，你不能这么说，我也是医生，相信我，

这样的情况我救活过，有希望……”郑书风当时根本没有把眼前的姑娘放在眼里。谁想，接下来，她却蛮横地谴责起人家的用药，不同意人家的治疗方案，甚至开出了她认为必须用的药品名称，还不停地絮叨：你知道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俨然她是老大。那个大她十来岁的郑书风是个男士，平日里下面的小医生对他几乎是唯唯诺诺，一切都是他说了算，病人的家属更是对他敬畏有加，今天怎么邪了门了？他一脸怒气，对梅涛下了逐客令，说：“你走开！这里我是医生，我说了算！”于是，梅涛拍了人家的桌子，一样的愤怒，大吼：“我给你签字，签字！我父亲的死活我负责！”声音是脆脆的、亮亮的，在医生值班室的顶棚上来回滚动，让那位男子汉顿时面红耳赤。

“你负得了责吗？”他的声音缓和下来。

“我说一不二！”

“出了事你兜得了吗？”

“我说过了我签字！”

穿白大褂的男子汉沉默了。

“说了我签字还不行吗？你不能救人还有什么可神气的！你走开走开走开嘛！”梅涛已经眼泪汪汪，声嘶力竭。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她还要带着哭腔快言快语地说：“要不是医药费的问题，我父亲不会住到你们这里来！”一字一句像硬邦邦的石头块。

对方安静了下来。

整整一夜，郑书风医生和梅涛没有离开老人的病房。

东方发白了，两个疲惫不堪的人突然欣喜若狂。心脏检测仪器开始在显示情况的改善和好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行话，开始不停歇地小声切磋……

就这样，他们共同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后来，那位郑书风医生成了梅涛的朋友。

几年以后，他曾经对梅涛这样说：“那次要不是我在前两天刚刚送走了一位老人，我会坚持轰走你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里是我的地盘，让你指手画脚，我没有面子。但是，在病人的生与死之间，我可以不是我自己。既然我没有把握，让你耍耍威风也就未尝不可了……因为，你也是医生，尽管你那么年轻……没想到，是你启发了我。”

梅涛说：“你也有让我佩服的地方，临危不乱，后边几味中药也加得恰到好处。”

“我们部队医院接诊的病人还是没有你们地方医院多。”

“那是，这我承认。”

“所以你小小年纪比我厉害。”

“那不见得，应该是各有长处，如果那天不是我们俩的默契配合……”后边的话她不想再说了。她那时候七年的医科大学读下来，虽然获得了硕士学位，毕竟刚刚工作了三年，而内科学是艰深的，她还是个涉世未深、医术浅薄的住院医。但是，她也确实是个出手不凡的医生，那时已经果断而老到地救下了几条人命，引起了一些老医生的注意和喜欢，所以，她一直是很自信的，才敢对郑书风医生出言不逊。

“你也是被逼急了，我能理解。”

“是啊！不过，我们……不打不成交嘛。”

后来，正因为有了这根线，郑书风医生的弟弟，海宁市口腔医院的郑书韵医生就成了梅林的妹夫了。两个人同岁，内向型的男子汉见到了外向型的姑娘很喜欢，开朗、活泼，像春光，像清泉，见到她就不会孤独，不会沉闷，真好。姑娘对小伙子也满意，多么沉稳，多么执著，多么踏实，多么可心，就是他了。于是，他们俩和郑书风医生一起吃了一顿饭，就定下了终身大事。

也许，天下总是会有无巧不成书的事？梅林在第一次见到这位未来的妹夫时，惊讶得几乎尖叫起来：“怎么，竟然是你？”

郑书韵医生却非常平静，他说：“我认识你，没有认识梅涛之前就知道你是教育学院的梅林老师，因为我听过你给业余作家讲的‘作品欣赏’课，很佩服你。”

“你喜好文学？”

“他在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我都有，写得还不错。”梅涛乐呵呵地插言道。

“现在不行了，没有时间了。”

“对，当了外科主任了，一天到晚忙，哪来的时间，可惜了一块当作家的材料。”梅涛感到遗憾。

“哪里是什么作家材料。”

“我很粗心，只知道你是郑医生，却从来不曾注意看你在处方单上的签名。”

“因为我是无名小卒。”

“不，你对我来说，不是小卒，是星星，不对，说是救星更加贴切，我的五颗牙都是你补的，不然我吃不了东西会饿死的。”

“哎呀姐姐，我知道了，你说过的那个修理虫牙的小医生，原来就是他？”梅涛乐了。

“现在牙内科和牙外科分开了，我们外科拔牙不补牙了，还做种植



牙，所以你的虫牙我再也不能给你补了。”

“谁说的，那次已经分科时，我在外科不是还赖着你补过牙吗？”

“现在不行了，分得利落了。”

“为什么？手艺在，到外科去找你不能补吗？”

“不能，外科没有内科的工具了。”

“太遗憾了。那次，我是第一次去你们医院，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牙疼。我到的时候已经九点来钟了，那间大房子里五个医生在干活，有的医生把病人整得直叫唤，让人害怕。有的医生干活像是心不在焉，让人不能相信。还有的医生对病人不停地说：‘不行，不行，你不想治，就上别处去。’只有你，那么专注地看着你的病人，他疼得哼哼起来，你就轻声哄他：‘这里疼，我知道，没有事，忍一忍……就好了，就好了。’一些医生干完了他们的活招呼我过去，我冲他们摇摇头，下定了决心，就等你，让你给我看牙。你做得那么仔细，全神贯注，脖子都不动，只有手在动。终于，你的病人从躺椅上起来了。已经十一点二十了，别的医生没有见到病人都纷纷离去了。你看到了我，你问：‘看牙？’我说：‘时间是不是太晚了？’你说：‘没事儿，做不完就晚一点儿吃饭。’于是我躺下了。掏虫牙疼得钻心，我疼得直冒汗，拳头攥着，脸紧绷绷的。你轻声说：‘放松，放松，不用紧张，好了，好了，不疼了吧，神经抽掉了，不会疼了。’我没有忘记，那天你干到了下午一点来钟。我很不好意思，要和你一起吃饭。你说：‘不用，我带的有饭，在大灶上热的，我去吃就行了。’所以，后来我牙一疼就找你，看到你就高兴。那次，我骑了四十分钟自行车，到医院后发现你不在，我宁愿原路返回。你为我补好了五颗牙，三年了，没事了。你还教我刷牙，让我少吃糖，馋得不行就吃一颗糖，糖吃完可以吃一根黄瓜，我都记得。”

“呀，好感动，我姐姐的记性真的是很好……你这么看好的医生，如今就要做你的妹夫了，真不赖呀！”梅涛伶牙俐齿地叫着好。

这些故事，梅林的老爸梅霆宇听两个女儿说了不止一遍，他都记得。他坐在餐桌旁看着他们，是啊，甜甜蜜蜜的，团团圆圆的。

在这张餐桌上坐着的，还有一位是这个家里的保姆，她五十四岁了，也是这个家里的一员，已经在这个家里做了十四年了，因为比梅林大两岁，梅林姐妹俩都称她姐姐。梅涛的儿子郑一丁今年也已经十四岁了，所以，问起郑一丁你家里几口人，他想也不想就会说五口人。

说起保姆刘彩兰，还是梅林的陈枚阿姨介绍的。陈枚是海宁市成山医学院附属盐湖医院的妇产科教授，三十年前她和丈夫张辰教授，还有孙尚平教授、李晓阳医生一起作为医疗小分队的成员在梅林插队的螺村

进行肝癌早期诊治的调查研究，为农民抽血检测甲胎蛋白，梅林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一九八三年，刘彩兰由丈夫陪着到张辰教授那里看病。在她的右叶肝脏上长着一个十一公分大的肿瘤，这肿瘤太大了，而且刘彩兰的肝脏也已经硬化了，无法切除。于是，张辰教授与他的老搭档孙尚平教授共同拟定了一个方案，为她做了肝动脉结扎合并插管化疗，这是“姑息性”的治疗，试图延长她的生命，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吧，她来得太晚了。

七个月以后，刘彩兰又到医院里来复查。她活着，这本身就使张辰教授感到惊讶，同时也十分好奇。通过检测，发现刘彩兰的肿瘤由原来的十一公分缩小到不足五公分。他和孙尚平教授都振奋了——这偶然吗？有没有必然性？他们在小白鼠身上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发现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大的肿瘤的确可以缩小。现在，大的肝癌缩小成小的肝癌，能够动刀子了。于是，张辰教授带着他的博士生李晓阳对刘彩兰缩小后的肿瘤进行了切除。刘彩兰居然被治愈了。于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再切除，这件事做成了，也做大了，全国许多医院都仿效，这样就为诸多的患者延长了生命。是的，那些患了肝癌，因为肿瘤太大不能切除只能等死的人，经过医生们为他们做肝动脉结扎、插管化疗和导向治疗等等多种治疗以后，他们的肿瘤缩小了，可以做切除手术了，于是，他们的生命从几个月延长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也就有了这样的患者五年的生存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三的数字。

刘彩兰活下来了。一九八九年，在她外出走亲戚的时候，他们家乡遭受了泥石流灾害的袭击，她家的房子倒塌成一堆，一家七口人，从公公婆婆到丈夫儿女死了六口人……医生们救了她的命，天灾却夺去了她的家。在孤苦伶仃，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回到了盐湖医院，见到了张辰教授……于是，梅林从陈枚阿姨的家里把刘彩兰接到了老爸和妹妹那里，那时，梅涛就要生产了。

这样的一家人，有着那么多的故事，在二〇〇三年的最后一天，老人家为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过四十四岁的生日。同一天，还要为他的大女儿，那个在医生的刀下捡回一条小命的宝贝女儿梅林以及他的女婿，那个他最亲密的老朋友、老战友，当年的拜把兄弟冯湘廷的儿子冯骁骐，纪念他们结婚二十二周年。还有他的外孙女冯杯铃，外孙子郑一丁，照顾他们的刘彩兰，大家相聚在一起真是快乐无比！

老人说：“小女儿生日快乐！”

郑书韵说：“谢谢爸爸！”梅涛喜滋滋的。



老人说：“梅林、骁骐结婚二十二周年，庆贺庆贺，白头到老白头到老！”老人想起自己，流出了几滴眼泪。

骁骐说：“爸爸，我和梅林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老人面孔红扑扑的，擦一把脸上的泪笑了。

一桌人吃得酒足饭饱。梅林和梅涛两个人都喝酒了，她们都有酒量，她们的丈夫却都是滴酒不沾。梅林的公公曾经说，梅家两个女儿家家的四个人两对，上了大台面都是阴盛阳衰。郑书韵和冯骁骐都认为那没有什么不好的。

家宴散了。

当骁骐开着车把梅林带回家的时候，梅林走路已经摇晃上了。进了家门，她扑倒在床上。

“骁骐，抱抱，抱抱我。”她一半是醉，一半是娇。

骁骐把她翻得仰面朝天，然后抱起了她。骁骐魁梧的身躯，抱起梅林是轻而易举的。他常会抱抱她，还能抱起她在屋里转圈。他们五十多岁了，仍然喜欢年轻人的疯狂举动，好就好在骁骐魁梧，能够疯狂。但是这一回，骁骐突然感到力不从心了，他抱起梅林还没有站稳，眼前一黑，就和梅林一起重重地跌倒在床上。跌得太重了，梅林完全醒了。

“你怎么了？”她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

“我没事儿，也许是最近太累了。”骁骐侧起身子，无力地仰倒在床上。

“那睡吧，睡个好觉，歇到天亮就不累了。”

梅林给骁骐整理好床，服侍他躺下，自己竟莫名其妙地失眠了。这么多年，骁骐抱她从来没有失过手，她相信骁骐的力气和心气，被骁骐的爱稳稳当当地拥抱着。难道是老了？以后不能让骁骐抱一抱了？她不能没有骁骐的力量，不能没有。“失去的不会再来了”，这是她的公公说过的。一次，当她的婆婆说起当年他们一天走九十里路……他的公公叹了口气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说了，不会了，不会再有当年了，失去的不会再来了。如果真的是那样，岂不是太让人寒心了？梅林不愿意他和骁骐这么快就变老。

接下来的两天，骁骐总是打不起精神来，晚上早早的就困了，躺在床上又迟迟不能入睡，他说：“我感到很累，浑身没劲儿。”

梅林说：“你那摊事情不能再大包大揽了，要会放权，让你们的总经理多干些，人家不到四十岁，正是精力充沛时。本来嘛，董事长就可以务虚不务实。大的路子理顺，规章制度有了，让人家干去。”

“我已经想过了，你说得很对，我太不懂得放手了。马上，我要带他

出去走一圈，许多事情要交给他去办。”

元月三号，他强打起精神，和佳新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黄乾总经理出差了。他们去了香港、海南、深圳、广州。一路上他越走越累，连黄乾也觉着不对了，问他：“冯董，你不会病了吧？咱们打道回府吧。”

骥骥说：“没事儿，再坚持几天。”

在广州郊区，他们在一家企业为公司联系原材料，事情办完，在走出大门的时候，骥骥却意外地见到了当年一起插队、又一起当兵的同学加战友陶东亮。当人家的拳头捶在他的脊背上的时候，他晕头转向像是在做梦，呆愣愣地站了许久……突然，他大声笑起来：“哎呀，我的天呀，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真是你呀，我看到你走过来，就眼热了，近了，走近了，没错了，是你，扒了皮我也认识的你在我眼前。”

“一别三十来年，看，我们已经添了白头发。”

“你的白头发才几根？你看我，不染发已经出不了门了。这不，又该染了，一片花白吧？老了。你不在部队了吧？”

“是的，我转业了，现在干企业。”

“国营？”

“股份制企业，做电子产品，我是董事长。”

“不坏呀。”

当年，新兵训练结束时，骥骥去了通信连，陶东亮却去了卫生队。如今，他已经转业，在一所地段医院做院长，兼管放射科的工作。搞放射，是他的老本行。两个人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把黄乾撂在了一边。待到骥骥反应过来，忙把他的总经理给陶东亮做了介绍。

“我为你们做一件好事吧。我们那里新进了一台B超机，我管事，为你们做做检查，看看五脏六腑，呵呵呵呵！”

这倒是一件好事。平时，他们忙起来不要命，也没有工夫去医院检查身体。骥骥说，原来在部队一年还体检一次，现在转业了，钞票挣得比那时多多了，却几年也不体检一次。倒不是舍不得钱——钱是什么东西，没了再挣，可是时间没有啊，这时间没有了上哪儿去挣啊……这回撞上了就检查检查吧。

骥骥让黄乾先检查，结果检查出了胆结石和中度脂肪肝。

“小东西，整一肚子石头还不够，还弄出个什么脂肪肝，真是乱弹琴！”

“胆结石是早几年就有了，脂肪肝是喝酒喝出来的。”

“不会不喝？”

“您又不喝，我再不喝，谁还给咱们捧场，谁还乐意和咱们来往，这生意还做不做！”

“不喝酒就做不成生意？”

“您别忘了，这是在咱们中国做生意，中国人就是这个习性，没有酒能办成事了？”堂堂的黄总经理撅起嘴，一脸的委屈。

“好了，该你了。”陶东亮在喊骁骐。

骁骐进去躺下了，人家把他翻过来又翻过去，和陶东亮叽里咕噜说了许多。骁骐只觉得时间太长了一些。

“东亮，我没事吧？”

“没，没，没什么事。”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

“真没有什么事，健康。”

“你小子行，说的这话我爱听。”骁骐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还是感觉力气不足，很累。

陶东亮做东，管吃管睡。晚饭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吃，骁骐没有胃口，吃得很少，陶东亮也似乎哪里不对劲儿，没吃几口。只有黄总经理吃饱了。

照例，战友重逢，有说不完的话，于是，骁骐和陶东亮睡在了一间屋里。他们俩开着明晃晃的灯，都早早地躺在了床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交谈不畅快，陶东亮总是含糊其词，还常常所答非所问，扫了骁骐的兴。

“你怎么了，有了病了？”骁骐不满意。

“病，什么病？”陶东亮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对，你有了心事了！”骁骐也坐了起来。

“不行，憋死我了，你妻子又不在，有话只能跟你说。”

“你想说什么？”骁骐乐了。

“你还笑，我们看了你的B超，怀疑你的肝上长了东西。”

“长了什么东西？”

“还能是什么东西，肿瘤呗。”

“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恶性的。”陶东亮话出口突然捂住了嘴，他看到骁骐惊呆了，一动不动地坐着，嘴巴半张着，像是要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怪我太直了……还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怀疑。那一块东西光做一下B超还不能确定，要做核磁共振，要做增强型CT。回到海宁市你再做吧，也许我们的B超做不出来，做得不对。”陶东亮如果想在这里进一步为他



检查并不是办不到的，但是他不敢，要真的是肝癌，他怕冯骁骐会躺下起不来了。他是医生，这样的病人他见得不少了，比冯骁骐勇敢坚强的人有的是，在癌症面前却成了软蛋，这不稀奇。

“大三阳，肝硬化，得肝癌的几率是十分之一。”骁骐在念叨，头不动，身子也没有动，还是那样痴痴呆呆地坐着。这太突然了太突然，虽然他有预料，他想过，万一我得了肝癌……但是，那样想毕竟是在“万一”这样的前提下，真的是这样，没有想过。怪不得我累，我那么累。梅林说过韩冰的妈妈，说过木瓜蛋的爸爸，说过木瓜蛋，他们的症状自己现在都有。难道我真的得了肝癌？肝癌是癌中之王，张辰教授说过的，我怎么这么倒霉。也许真的是B超检测不准确？只是怀疑？

“冯骁骐，你要振作，还没有确诊，你就吓着了？”

“可是我有了症状，我感到累，没有胃口。”

“你刚刚不是还说你得了好几年胃溃疡了？你累，干活多，工作辛苦就会累，你没事的。”

“不要哄我，我不怕。”

“真的只是怀疑，不是确诊……我真不该告诉你。”

“为什么不告诉？要真的是肝癌呢，我不知道，不是死得更快？你不是爱我，是害我。告诉我，也许就能救我，绝对不会是害我。”骁骐躺下了，这几天跑得太累了，真的是太累了。

眼见着欢蹦乱跳的一个人，真得了肝癌，如果严重了，失去了治愈的机会，他将不久于人世。陶东亮痛心疾首，他也躺下了，但是无法入睡。忽然，他听到了呼噜声，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再仔细听，没错，是骁骐在打呼噜。

第二天一早，骁骐叮嘱陶东亮，不要对他们的黄总经理说什么。

困得哈欠连天的陶东亮用医院的小车送骁骐他们去了飞机场，他虽然在笑着冲他们挥手，但是他大哭一场的心都有，眼泪在眼眶里滚动，铆足了劲才忍住了。

骁骐和黄乾飞到海宁市，又在郊县办了些事情，他自己还单独去了一趟书店，回到市区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骁骐没有回家，住进了宁西宾馆。他对黄乾说，带回来的一些资料他需要看一看，研究研究，有事到这里来找他。这一反常举动引得黄乾瞪大了眼睛。也许，冯董真的有一个安静几天的需要？

骁骐用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看到了来电显示，梅林一阵喜悦，她不习惯一个人在家，骁骐走了十二天，期间，虽然女儿专门回了两次家，而且天天用手机发短信给她，因为她的学分够了，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读



上了研究生，正在跟着导师做实验，忙得厉害。梅林也忙，要上课，要写书，要参加学术会议，要开讲座，但是，晚上回到家，没有骁骐，她还是感到空落落的。也许，年龄越来越大，伴侣相依，就会依依复依依，越来越黏糊，这是一条普遍规律。

她迫不及待地喊着：“骁骐，你走到哪里了？身体好吗？我一个人好闷，我好想你，想死了。亲你，我在亲你。”

电话的那一边，骁骐沉默着。

“骁骐，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了？”

“我很好。”

“到哪儿了？”

“到哪儿了不重要，就要回来了，再过几天。”

“还要过几天呀？快点回来吧，好不好呀？”

妻子娇滴滴的声音嫩嫩的、甜甜的，骁骐又是一阵沉默。

“好了，我不敢有非分之想了，回不来就再待几天吧，注意身体。睡个好觉吧。”

“好的。”

骁骐的手机关上了，梅林还抱着电话不愿意撒手。她叹了口气，不回来有什么办法，读书熬夜吧，但是真的动了想念之情，书也会读不进去的。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这次骁骐抱不起她来以后，她就有了一种难言的失落感。这一夜她久久不能入睡。本来，她是躺下就会打呼噜的人，今天这是怎么了？

此时，骁骐还在拨电话，对方拿起了电话。

“你好，哪位？”

“我是冯骁骐。李晓阳教授，不好意思，很晚了，打扰你了。”骁骐对李晓阳很尊敬，梅林叫他还是医生医生的，要知道他已经不是去螺村时的一名小住院医了， he 现在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肝外科的副主任、肝癌研究所的副所长。骁骐当兵的出身，很在乎人的头衔，倒不是他想去争什么，去巴结谁，他在乎这些，也是出于一种职业的本能。他让梅林改口，叫主任也行，叫教授也行，可是梅林总说叫习惯了。李晓阳则不以为然，说，那有什么，我不就是个医生吗？骁骐，你随便叫。其实，骁骐和李晓阳医生不是一般的关系，大他两岁的李晓阳是骁骐家的常客，尤其是骁骐和梅林结婚以后，所以，骁骐有时也直呼李晓阳的大名，只是在有求于人家的时候，还是会称呼李晓阳教授的。

“没事，我在值夜班。你们公司的许宽厚手术后情况怎么样？”

“很好，谢谢你，这是我们的技术骨干，现在已经上班了。”

“你们悠着点，别把人往死里累。”

“你看，你为我们公司的员工出的力真的不少，我们这里的方德明也准备请你开刀，他的肿瘤不大。你看，他们都那么年轻，却都得了肝癌。”

“方德明的手术安排在明天，韦依炜教授给他做。现在又有谁需要过来找我呢？有用得着的时候就打我的手机好了，二十四小时不关机。”这话他对骁骐重复过多遍。

“不是，是我有了麻烦。”

“你？”

“我做了一个B超，人家怀疑我的肝上长了恶性肿瘤。”

“什么？你长了恶性肿瘤？只做了B超吗？”

“是的，还需要做什么检查？”

“梅林知道吗？”

“还没有告诉她。”

“你说话方便吗？”

“我在外面。”

“这样吧，你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来，我给你做详细检查。要是肝癌就得早些动手治。”

“好的。”

夜里，骁骐的电脑开着，他在上网浏览着什么，看得十分仔细。

第二天一早，骁骐去了盐湖医院。

“你不紧张吧？”李晓阳看着他的眼睛。

“只做了B超，还不等于确诊了，对吧？”

“是的。没有吃饭？”

“对，再做一次B超好吗？”

骁骐跟着李晓阳去了B超室。骁骐躺在B超室的床上……李晓阳和B超室的王超钦主任小声议论着。出了B超室，李晓阳快步往前走，他没有回头。骁骐紧跟其后，边走边问：“怎么样？”

“看不清楚。”

“不是肿瘤？”

“肿瘤如果没有包膜，不容易看清楚。咱们去CT室做增强型CT吧。”此时的骁骐已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你害怕吗？”李晓阳突然侧过身来注视着骁骐的眼睛。

“还没有仔细想，但是，你可以对我说实话。”

于是，李晓阳继续快速地走着他的路，骁骐紧紧跟进。两个人似乎忘记了一切，只想着快点儿到CT室，快一点儿走向结果。他们默默地在